

鄒族獵人的森林學校

ツォウ族狩人の森林学校
On the Hunter's Forest School of Cou

Yapasuyongu Poiconu 雅柏甦詠·博伊哲努 (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副處長)

鄒族是狩獵民族，在過去的社會中，幾乎所有的男性從可以走路開始，就會跟著家族中的男性獵人走入獵場，學習狩獵的技能、知識與品性，雖然當代社會型態已然變遷，狩獵已非主要生計，但狩獵活動仍非常頻繁，衛惠林教授1952年所說「迄今該族男子仍嗜獵如命」，至今依然適用，並且隨著性別分工的變化，21世紀已經有女性走入獵場成為獵人。

鄒族獵人所需學習的知識

對於鄒族人來說，狩獵不只是「帶著獵具上山獵捕動物然後帶回家吃」的機械化動作，而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，獵場也可說是一輩子的學校，我們經常可以聽到老獵人在談論狩獵時，會相互詢問各類知識，有時候也會冒出「這部分我還不是完全了解」之類的話。那麼，在獵人的森林學校裡，到底蘊含什麼樣的知識足以讓獵人終生習之不盡？



獵技，也就是獵人的種種狩獵技巧，以及體能的訓練，是最初階的學習，各種獵具的製作及使用方法，從最簡單的石板陷阱，到比較複雜的套機、陷機、弓箭或各類機關，使用的時機、地點，都必須逐一學習，而當今相當普及的獵

槍，由於具有相當的殺傷力，而且目前僅能使用安全性較低的自製獵槍，更必須充分學習以掌握獵槍特性，才能確保狩獵的安全。

其次是與自然有關的知識。關於動物知識，比如各種動物的體態、足跡、繁殖的季節、出沒的習慣、脾性等等，佐山融吉於1915年的調查報告說鄒族的獵人「經常廢寢忘食地尋找狩獵足跡」，生動的描寫獵人的探索過程。其次是植物的知識，包括那些動物吃什麼植物、何時發芽、開花、結果，哪些植物可以用來製作獵具，哪些植物可供食用，哪些可以用來穩定獵場的水土等等。比如青剛櫟初春冒芽後，大約二周期間，飛鼠會來啃食嫩芽，獵人說，二周後葉子味道苦澀，所以飛鼠不會再吃；到了秋天，水鹿會來覓食掉落的櫟果。還有關於土地的知識，比如水泉、溪流、峭壁、泥濘地、草原、獸泉、碎石坡、宜寮地、稜線的分布等。此外，獵人也必須維護獵區環境，讓動物在生態豐富多元的環境下生生不息，確保狩獵可以永續。

再次是靈性的知識。狩獵的種種儀式、禁忌、占卜、夢境等，意味著在鄒族的宇宙觀之中，狩獵是一種與靈性世界接觸的行為，透過儀式、占卜、夢境，而與山靈、土地靈、動物靈相互感應，各種禁忌比如狩獵結束前禁止談獵物、途中遇蛇返回等等，則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自我節制與規範，此一層面更成為鄒族傳統宗教及主要祭典的重要內涵。

對於鄒族人來說，狩獵不只是「帶著獵具上山獵捕動物然後帶回家吃」的機械化動作，而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，獵場也可說是一輩子的學校，我們經常可以聽到老獵人在談論狩獵時，會相互詢問各類知識。



最後是社會知識，體現為各種倫理、規範，從最簡單的在獵徑相遇時相互交換獵物、食物及獵場資訊，到對於各家族獵場的尊重，獵物的合宜分配（分享），對於資深獵人的尊敬，使用他人獵寮的禮儀等，這種以人與人的應對為基礎所建立的關係，串聯了個人、家族乃至於整個社會（hosa）的社會紐帶，構成鄒族社會規範的重要成分，這層面更是鄒族人講einu（勉強可翻譯成「獵德」）的核心要素。

與自然共生

狩獵是一輩子的學習，謙虛、慎言往往成為優秀獵人給予我們的第一印象，因此唯有踏入獵場，透過身、心、靈的實作與體驗，才能獲取有關的知識。面對大自然無盡的奧秘，我們可以說，經過長年的淬鍊，獵人會逐漸從客觀的觀察者，慢慢融入大自然，獵人的腳踩在落葉上，不是帶來傷害，而是大自然神聖平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◆